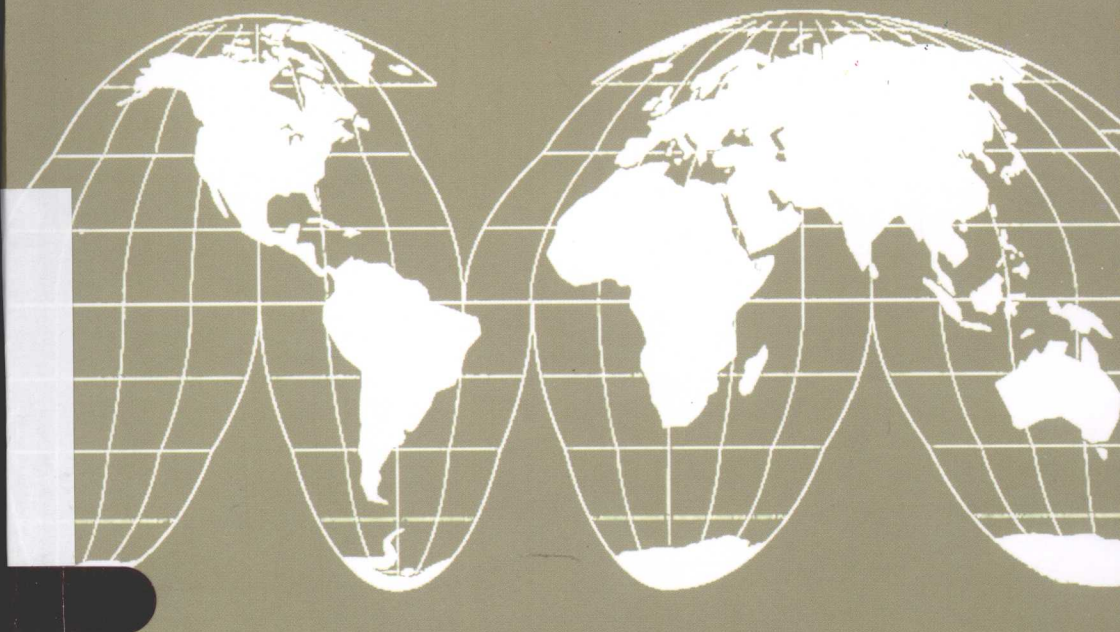




《缪斯的花园》： 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

郝田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014037678

I561.076

04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08JC752001)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缪斯的花园》： 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

郝田虎 著



北航

C1726058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561.076

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郝田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0640-2

I. ①缪… II. ①郝… III. ①随笔—文学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I561.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817 号

书 名:《缪斯的花园》:早期现代英国札记书研究

著作责任者:郝田虎 著

责任编辑:刘 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0640-2/I·273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nkliushuang@hotmail.com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350 千字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献给我的母亲
纪念我的父亲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编：申 丹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区 鋈	王守仁	王 建	任光宣	许 钧
刘文飞	刘象愚	刘意青	陈众议	郭宏安
陆建德	罗 芃	张中载	胡家峦	赵振江
秦海鹰	盛 宁	章国锋	程朝翔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 1952 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 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研究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目 录

绪 论	1
一、一则广告	1
二、手稿媒介和手稿研究	4
三、为什么要研究《缪斯的花园》?	10
第一章 《缪斯的花园》手稿和手稿版本新探	16
一、手稿与数字化的相遇:在与不在	18
二、一本书的故事:孰先孰后	31
第二章 《缪斯的花园》与札记书传统	45
一、手稿札记书	46
二、自伊拉斯谟以来的札记书传统	51
三、手稿札记书的制作:空间经济和互见系统	62
第三章 早期现代英国的札记式写作	79
一、奥迪斯沃斯的剽窃	79
二、札记式写作:以邓顿、费尔萨姆和勃顿为例	84
第四章 《缪斯的花园》与早期现代阅读实践	109
一、弥尔顿的札记化	110
二、埃文斯的札记化:自发编辑和片段阅读	120
三、《缪斯的花园》的读者:实际的与假定的	134
第五章 《缪斯的花园》与早期现代经典建构	153
一、戏剧的兴起	157
二、传奇的兴起	169
三、文学的地位及经典的政治	179

结 论	186
引用文献	191
附录一 A 目录(Folger MS V. b. 93)	209
附录二 H 目录(Folger MS V. a. 75)	222
附录三 Halliwell 的页码和札记主题	232
附录四 戏剧、诗歌和散文	237
附录五 汉弗莱·莫斯利(可能)出版的标题	241
附录六 译作和原作	242
附录七 哈利韦尔-菲利普斯《莎士比亚作品笔记》中 《缪斯的花园》剪贴详目	245
人名索引	249
后 记	260

绪 论

《缪斯的花园》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什么是“札记书”？手稿札记书《缪斯的花园》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和早期现代英国文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让我们从一则广告说起。

一、一则广告

在伦敦书业公会登记簿(Stationers' Register)中,十七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出版商汉弗莱·莫斯利(Humphrey Moseley)于1655年8月16日登记了一本书,叫作《赫斯珀里得斯,或缪斯的花园》(*Hesperides, or the Muses' Garden*,以下简称《缪斯的花园》)。

... a booke entituled Hesperides, or the Muses' Garden stored with the choicest flowers of language and learning, in philosophy, history, cosmography, intermixed with the sweets of poetry, wherein ye ceremonious courtier & passionat amorist may gather rarities suitable to their ffancies being upon twelve hundred heads alphabetically digested by John Evans, Gent.

标题为《赫斯珀里得斯,或缪斯的花园》的一本书,贮存着语言和学识无与伦比的花朵,涉及哲学、历史、宇宙志,点缀着诗歌的芳香,彬彬有礼的廷臣和激情洋溢的登徒子可以从中采集自己喜爱的珍品。分为1200个札记主题,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由绅士约翰·埃文斯整理。^①

① G. E. B. Eyre (ed.), *A Transcript of the Registers of the Worshipful Company of Stationers; from 1640—1708 A. D.*, 3 vols (London: privately printed, 1913—1914), II, p. 8; 另参见 Peter Beal, *Index of Engl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vol. 1, 1450—1625, part 2 (London: Mansell, 1980), p. 450; John Curtis Reed, "Humphrey Moseley, Publisher," *Oxford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and Papers* 2.3 (1929): 59—142, p. 127. 出自后两者的引文此后在文中夹注。除非另有注明,本书中的译文皆出自笔者之手。

《缪斯的花园》显然是一本札记书(commonplace book),由于不为人知的原因,它最终没有印刷出版,直至今日仍然停留在手稿状态。根据目前学者的发现,该手稿由某位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编纂,有两个版本,散布在大西洋两岸,主要收藏于美国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Folger MS V. b. 93 等),英国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的莎士比亚中心图书馆(Shakespeare Centre Library)也有一些残片。几百年来,这两个版本的遭遇令人感叹。简单说来,一个版本得到拓展,另一个版本成了断章残简。现在架号为 Folger MS V. b. 93 的版本在十八世纪末被不知名的所有者往手稿里添加了三条莎剧摘录和四条同时代戏剧摘录,从而拓展了《缪斯的花园》的收录范围(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部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著名莎士比亚学者詹姆斯·奥查德·哈利韦尔-菲利普斯(James Orchard Halliwell-Phillips)于 1853—1865 年出版了他的十六卷莎士比亚作品集。为了便于编辑工作,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将自己收藏的一版《缪斯的花园》剪成了碎片,就是为了得到埃文斯随处引用的莎士比亚段落。尽管哈利韦尔-菲利普斯留下了 128 卷剪贴簿(《莎士比亚作品笔记》[“Notes upon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按照剧名字母顺序排列),还在其莎翁作品集中给出了埃文斯部分摘录的影印本(facsimile),但他的剪裁使一整本《缪斯的花园》永远地、无可挽回地变成了碎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缪斯的花园》两个版本是一样的吗?当然不是。第一章将重新探讨两个版本之间的承继关系,为其确定完成日期。我的结论不同于前人,包括哈利韦尔-菲利普斯、冈纳·索瑞琉斯(Gunnar Sorelius)和英国手稿研究权威彼得·比尔(Peter Beal)。这一工作充满挑战性,也富有成果。笔者并不断言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最可靠的,但明智的读者自有判断。^①

前引莫斯利的登录尽管简短,但含义非常丰富,具有多重重要性。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探索《缪斯的花园》诸手稿的由来(provenance),而且是我们解读《缪斯的花园》的一把钥匙。主要问题包括:

——什么是札记书?札记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与源远流长的蜜蜂比喻紧密相连(*garden, flowers, sweets, gather, digested*),与手稿

① 比尔本人已经接受了笔者的结论,见本书第 19 页注③。美国学者 William Baker 以肯定口吻概括了笔者 2009 年以第一章有关内容为基础发表于英国权威期刊 *The Library* 的论文(1042—1043)。加拿大学者 Victoria E. Burke 认为笔者的观点“令人信服”(167)。

媒介和印刷媒介都有很深的渊源。札记书的选择性尤其值得注意(*choicest, rarities*)。这是第二章的主要任务。

札记书这一体裁很重要,目前学者对它的研究也已经开展起来,相继出现了不少积极有益的成果,但总的来说并不充分,尤其是对手稿札记书的研究空间非常大。迟至1996年,约翰·克里根(John Kerrigan)依然认为,“对札记书的研究几乎尚未开始”^①。截至目前,局面发生了很大改观。2013年,维多利亚·E·伯克(Victoria E. Burke)在一篇发表于权威期刊的札记书研究述评文章中总结道:“近年来,对札记书领域的研究兴趣变得兴盛起来。”^②在标准数据库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中,以“commonplace book”为主题进行搜索(2013年7月31日检索),可以得到117条结果,其中近60%(68条)出现于1996年以后,可以佐证约翰·克里根的判断。尽管“manuscript study”方面硕果累累(见下文),同时与“札记书”和“手稿研究”相关的成果却仅有22条,且其中的大多数(16条)出现于1996年以后。这些简要的数据表明:研究手稿札记书《缪斯的花园》既顺应了当今学术界的发展潮流,又可以通过前沿成果参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推进相关领域在国内外的研究。

——札记式写作(*commonplace writing*)的性质是什么?合法借用与非法窃用之间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与作者权(*authorship*)和剽窃话题密切相关,第三章对此有所讨论。札记式写作是一个新的领域;它与早期现代作者权和剽窃的联系也是新的。^③ 笔者的探讨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为深入的讨论。

——《缪斯的花园》的目标读者包括“彬彬有礼的廷臣和激情洋溢的登徒子”。得体(*decorum*;也有“合宜、礼节”的意思)和爱情(*amor*)是与札记书相关的两个话题。“fancies”是什么意思?是品味(*taste*),是想象力(*imagination*),还是随心所欲、反复无常(*caprice*)?抑或是三者的合体?^④

① John Kerrigan, “The Editor as Reader: Constructing Renaissance Texts,”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ed. James Raven,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8n.

② Victoria E. Burke, “Recent Studies in Commonplace Books,”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43.1 (Winter 2013): 153–177, p. 172.

③ Paulina Kewes (ed.), *Plagiar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8.

④ 罗伯特·勃顿(Robert Burton)在《忧郁的解剖》中对读者的 *fancies* 有精彩讨论(Dell and Jordan-Smith 1:21)。

换言之,目标读者阅读《缪斯的花园》是为了什么?埃文斯的“ffancies”是如何影响了他的阅读和编纂?读者的收集(gathering)和编纂者的摘编(digesting)都属于读者活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第四章将讨论这些问题。老一辈书籍史学者(book historian)如 H. S. 本内特(H. S. Bennett)专注于早期现代读者阅读的内容,却忽视了阅读的方式。笔者主要以埃文斯为例,通过调查索瑞琉斯所谓“自发编辑”(spontaneous editing)的现象,集中关注早期现代读者是如何阅读的。

——“语言”位于“学识”之前。阿德里安·马里诺(Adrian Marino)称“最初的‘民族文学’概念是语言的,而非文学的”^①。譬如,《托特尔杂集》(*Tottel's Miscellany*;伦敦,1565)是一部十六世纪英国诗歌的重要合集,其出版就是为了“给英语增光添彩”(《致读者》)。《缪斯的花园》作为俗语札记书(俗语札记主题、俗语摘录、英译),对建构民族文学有何贡献?“文学”一词(literature)并未在埃文斯的札记书和莫斯利的登录中出现。莫斯利所谓“诗”(poetry)指的是什么?是诗集,是创造的艺术,还是“诗歌、戏剧、传奇(romance)”的集合体?换言之,这里的“诗”大致相当于现代“文学”的概念吗?诗在“花园”中占据中心地位吗?第五章将讨论这些问题,尤其将论证《缪斯的花园》在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经典建构中的里程碑地位。

——早期现代时期不同媒介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缪斯的花园》跨了手稿和印刷两个媒介。第二章和第五章都论及这两种媒介共存共生、不可分割的关系。

——莫斯利的描述和分类是对埃文斯札记书的合理、公正的表述吗?图书市场是将作者意图(authorial intention)物质化的平台。埃文斯和莫斯利之间除了合作,有没有龃龉?结论部分探索这些问题,并拓展到学者最近提出的“札记书文化”(commonplace book culture)这一题目。

二、手稿媒介和手稿研究

考虑到国内学界对英国文学手稿研究不怎么熟悉,有必要辟出一部分

① Adrian Marino, *The Biography of "The Idea of Literature" from Antiquity to the Baroque*, trans. Virgil Stanciu and Charles M. Carlt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p. 114.

篇幅来进行初步介绍。在新媒介汹涌而来的时代,在传统的印刷媒介江河日下的时代,更为古老的手稿媒介似乎早就被历史抛弃了。只有在图书馆幽深的角落里,博物馆中和拍卖会上,我们才能偶尔见到手稿的身影。手稿是不是已经成为文物?我认为,作为最古老的媒介之一(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手稿;手稿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一样漫长),手稿像口头媒介一样,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只要人类还使用文字,手稿就不会灭绝,正如只要人类还开口说话,口头媒介就会存在下去一样。当然,手稿的定义和存在形态会随着技术进步和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比如,我们给期刊和出版社的投稿,从前是用笔写在纸上的,通过邮局送达,现在常常是用键盘敲在 Word 文档里的,用电子邮件发送。二者的物理形态差别很大,且 Word 文件给人们一种印刷品的错觉,但究其实质,都是手稿,因为它们都是人体器官手和脑借助劳动工具(纸笔或电脑),合作生产的劳动成果。Manuscript 一词来自拉丁文,字面意思是“用手书写”。英国著名学者彼得·比尔认为,虽然手稿一词有时被用来松散地指称“任何非印刷文本或刊印前文本,例如打字稿或电脑打印稿,但它意谓文本或文件,通常写在纸上或羊皮纸上”^①。笔者认为,比尔的定义未免有点保守。其实,仅仅在电子屏幕上呈现、不曾打印出来的未发表文本也应该称为“手稿”,即所谓“电子手稿”。^② 手稿的定义应该与时俱进。而且,口头、手稿、印刷等传统媒介和新兴的电子媒介共存共生,互相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大学课堂上,教师要开口说话,要进行课堂讨论,要在黑板或白板上写字(手稿),要用讲义或教材,要用 PPT——四种媒介同时存在,和平共处,一起服务于教学目的。世界各国蓬勃开展的手稿数字化工程也保证了手稿生命的延续。事实证明,手稿这一古老媒介能够适应电子时代的新环境,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

厘清了手稿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手稿研究是有意义的,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不仅有益于历史研究,而且有益于文学研究。

① Peter Beal,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Manuscript Terminology: 145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44.

② 据笔者所见,“电子手稿”的概念出现于正式出版物最早是在 1981 年。见 László Csaba, T. Szentiványi, and Katie Tarnay (eds.), *Networks from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 627. 关于电子手稿的命名(例如,郭棣庆教授认为应该称“电子文稿”[electronic script])、定义、特征、研究方法,甚至“电子手稿”存在与否,是很有趣的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作家和艺术家的稿本(即亲笔稿,autograph)^①显然值得研究,无论那手稿是以纸笔为载体、以印刷形态存在、是缩微胶卷还是保存在电脑中。而且,手稿研究在许多领域都有重要意义,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家牛顿的炼金术手稿、作曲家贝多芬的音乐手稿、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手稿、思想家马克思的《资本论》手稿等无疑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多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本节简要介绍英国文学领域手稿研究的基础、内容、方法和特点。

手稿研究的基础是古文书学(palaeography)。古文书学的名字首次出现于1708年,法国学者贝尔纳·德·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 1655—1741)所著的《希腊古文书学》(*Palaeographia Graeca*)一书中。^②权威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简称OED)将古文书学定义为“对古代书写和铭文的研究;解读古代书写或书写系统并确定其日期的科学或艺术”。通俗地讲,读书先识字,古文书学就是学习“识字”的一门学问。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存在过各种不同的书体(script)。在日常事务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主要通行两种书体:文书体(secretary)和意大利体(italic)。除了少数例外,男性通常使用文书体,女性一般学习意大利体。^③意大利体比较容易辨认,而文书体则要经过专门训练才能无障碍地解读。目前,仅在美国,就有华盛顿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洛杉矶的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和芝加哥的纽伯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等机构提供古文书学方面的课程。有些大学也专门教授古文书学,如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目前分别由威廉·普尔(William Poole)和克里斯托弗·巴斯维尔(Christopher Baswell)讲授。英美两国的许多著名图书馆,如不列颠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等等,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手稿,手稿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在数据库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中,以“manuscript study”为主题进行搜索,可以得到9100多条结果,其中约3000条与英国文学有关(2014年2月10日检索)。手稿研究在英美学界欣欣

① 我所谓稿本的概念,包括“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245页),与英文的autograph庶几近之。

② Bernhard Bischoff, *Latin Palaeography: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trans. Dáibhí Ó Cróinín and David Gan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③ Peter Beal,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Manuscript Terminology*, pp. 214, 374.

向荣,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手稿研究的对象当然是手稿,它把手稿作为物质实体(material object)进行研究,其内容非常广泛。诺埃尔·J·金纳蒙(Noel J. Kinnamon)在总结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手稿研究的成果时,两篇文章共提及了13个方面。^①除古文书学外,还包括:目录索引、总体研究、手稿学(codicology)、稿本、誊写(transcription)、创作修改过程、确定作者(attribution)、手稿由来、手稿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手稿传播(manuscript transmission)、手稿在文本方面的重要性以及手稿和印刷的关系等。根据中世纪古文书学权威、德国学者伯恩哈德·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的观点,手稿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书写材料(如纸、羊皮纸、蜡板等)、书写工具(如羽毛笔、墨、尖笔等)、文件外在特征(如版面设计、彩饰、装订等)、书写机制等。^②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伦敦创办英国第一家印刷所,在此之前的八百年间,从七世纪晚期的古英语诗人开德蒙(Caedmon)开始,包括“英语诗歌之父”乔叟(约翰·德莱顿语)在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以手稿的形式流通和保存的(口头媒介也很重要,但稍纵即逝)。^③因此,英国中世纪文学研究(包括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两个时期)显然离不开手稿研究。例如,我们所知的古英语诗歌主要来源于四大手稿;^④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的宗教长诗《农夫皮尔斯》现存手稿多达五十余部,有四种不同的文本。^⑤

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以W. W. 格雷格爵士(Sir W. W. Greg, 1875—1959)为杰出代表的前辈学者为英国文学手稿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① Noel J. Kinnamon, "Recent Studies in Renaissance English Manuscripts,"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27 (1997): 281—326; "Recent Studies in Renaissance English Manuscripts (1996—2006),"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38 (2008): 356—383.

② Bernhard Bischoff, *Latin Palaeography: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pp. 7—45. 笔者认为,在电子手稿时代,电子屏幕成为新的书写材料,键盘成为新的书写工具。

③ 司多克(Brian Stock)指出,从六世纪到十一世纪,西欧的文化机制和媒介一般是口头而非书写(转引自李耀宗201页)。另外参见李耀宗:《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127、207页。

④ J. A. 伯罗(J. A. Burrow):《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语文学及其背景(1100—1500)》,修订版,沈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1页。另参见李耀宗:《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127页。

⑤ 沈弘:《〈农夫皮尔斯〉B文本汉译本序》,载《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91—93页。笔者所谓“手稿”(manuscript,即英语学界所谓manuscript study中的manuscript)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一种媒介,其物化形式不限于稿本,还包括写本、抄本、电子手稿等。李耀宗提醒我们,不能把古代诗歌视为单纯的书写文本,必须体认其口头文学特性(44)。

近三十年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手稿研究这一领域中重要的学者包括(括号中是他们的代表作和出版年份):彼得·比尔(*Index of Engl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1980—; *In Praise of Scribes*, 1998; *A Dictionary of English Manuscript Terminology: 1450—2000*, 2008), 哈罗德·洛夫(Harold Love, *Scribal Publication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93), 戴维·麦基特里克(David McKitterick, *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1450—1830*, 2003), 阿瑟·F·马罗蒂(Arthur F. Marotti, *John Donne, Coterie Poet*, 1986; *Manuscript, Print, and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Lyric*, 1995), 史蒂文·W·梅(Steven W. May, 与 William A. Ringler, *Elizabethan Poetry: A Bibliography and First-Line Index of English Verse, 1559—1603*, 2004), H. R. 伍德惠森(H. R. Woudhuysen, *Sir Philip Sidn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Manuscripts, 1558—1640*, 1996)等。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女性学者,成绩显著者有玛格丽特·J·M·埃泽尔(Margaret J. M. Ezell, *Writing Women's Literary History*, 1993), 玛格丽特·P·汉内(Margaret P. Hannay 等合编,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ary Sidney Herbert, Countess of Pembroke*, 1998), 玛丽·霍布斯(Mary Hobbs,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Verse Miscellany Manuscripts*, 1992), 约瑟芬·A·罗伯茨(Josephine A. Roberts 编, *The Poems of Lady Mary Wroth*, 1983)等。华人学者在欧洲文学手稿研究方面的主要收获是旅美学者李耀宗先生的著作《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①笔者认为,这一厚积薄发、博而返约、睿智通达的力作“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②。沈弘教授的著作《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对弥尔顿的“剑桥手稿”也有重要论述。③

手稿研究以古文书学为基础,主要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举一个例子:

① 参见 200—207、271—310 页。

② 郝田虎:《新世纪国内学者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述评》,载《江西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90 页。

③ 见 31、88—91、202、218 页。从总体上说,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手稿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笔者 2008 年在美国期刊《斯宾塞研究》上发表了简要讨论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仙后》藏本的论文,“An Early Modern Male Reader of *The Faerie Queene*”。继 2012 年北京大学哲学系聂锦芳教授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哲学思想再研究”被批准后,2013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石小军博士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乔叟诗歌《禽鸟议会》写本和刊本的比对研究”获准立项,这是可喜的迹象。